洛陽城南伽藍記卷第三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爲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爲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懸堂光觀盛一千餘間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

馥至正光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
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旁屬
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
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
甲紫鱗出沒於繁藻青鳧白雁浮沈於綠水
礫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得稱首時
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
書祠曹錄像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月節以次
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

花映日寶蓋浮雲旛幢若林香煙似霧梵樂
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
衆負錫爲羣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塡咽
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
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爲寺碑
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下帷
覃思溫故知新文宗學府蹻班馬而孤上英
規勝範凌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輳
其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昇其堂者若登孔

氏之門沾其賞者猶聽東吳之句籍甚當時
聲馳遐邇正光中解褐爲世宗挽郎奉朝請
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
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
廢後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
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竟懷雅術洙泗之風茲
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
恪請懇至辭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
夫歸養私庭所生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
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
岳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後詔自相與奪法吏
疑獄簿領成山乃勑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
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
用爲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
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徵爲中書令時戎
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自子才出所
製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讚記五百篇皆傳於
世隣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爲美談也

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南有三
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於堂前如
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
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
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乂秉
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衒之
按蘇秦時未有佛法功德者不必是寺應是
碑銘之類頌其聲跡也東有秦太師公二寺
在景明南一里西寺太后所立東寺皇姨所

建並爲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爲雙女寺
並門隣洛水林木扶疎布葉垂陰各有五層
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布工比於景明至
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
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趾雖頹
猶高五丈餘即是漢武帝所立者靈臺東辟
雍是魏武所立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
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牕四闥汝南王復造
磚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

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
掖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
隊時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年
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子淵
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河
卿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
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
翁來問從何而來徬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
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

崇寬室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
死小兒而過元寶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
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具備飲訖辭還
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
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
岸對水淥波東傾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
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
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
知是洛水之神也

報德寺高祖孝文皇帝所立也爲馮太后追福
在開陽門外三里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
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
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
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
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
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
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云碑至太和十七年
猶有四　高祖題爲勸學里里有文覺三寶

寧遠三寺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於穎河
迴有園珍果出焉有大谷梨承光之柰承光
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師勸學里東
有延賢里里內有正覺寺尚書令王肅所立
也肅字公懿琅琊人也僞齊雍州刺史奐之
子也贍學多通才辭美茂爲齊秘書丞太和
十八年背逆歸順時高祖新營洛邑多所造
制論肅博識舊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
呼王生延賢之名因肅立之肅在江南之日聘

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針是貫線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愧謝之色遂造正覺寺以慙之肅意父非理受禍常有子胥報楚之意卑身素服不聽樂時人以此稱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巵經數年已後肅與

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瓮注坻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絕在虛空彭

城王勰曰臣始解此字是習字高祖卽以金
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彭城王謂蕭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
小國蕭對曰鄉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
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
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
蕭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
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
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卽是也其彭城王家

有吳奴以此言戲之自是朝貴讌會雖設茗
飲皆恥不復食唯江表殘民遠來降者好之
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乂欲爲
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
答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
之難元乂與舉坐之客皆笑焉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也追聖寺北海王所立也
並在報恩寺之東法事僧房比秦太上公京
師寺皆種雜果而此三寺園林茂盛莫之與

爭

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
神龜中常景爲汭頌其辭曰浩浩大川決決
清洛導源熊耳控流巨壑納穀吐伊貫周淹
亳近達河宗遠朝海若兆唯洛食實同土中
上應張柳下據河嵩寒暑攸叶日月載融帝
世光宅　函下風前臨少室却負太行制巖
東邑峭崖西疆四險之地六達之莊恃德則
固失道則亡詳觀古列考見丘墳乃禪乃革

或質或文周餘九列漢季三分魏風衰晩晉
景彫曛天地發揮圖書受命皇建有極神功
無競魏籙仰天玄符握鏡璽運會昌龍圖受
命乃睠書軌永懷寶定敷茲景跡流美洪謨
襲我冠冕正我神樞水陸兼會周鄭交衢爰
勒洛汭敢告中區南北兩岸有華表舉高二
十丈華表上作鳳凰似欲冲天勢永橋以南
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
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

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
歸正里景明初僞齊建安王蕭寶寅來降封
會稽公爲築宅於歸正里後進爵爲齊王尚
南陽長公主寶寅耻與夷人同[illegible]令公主啓
世宗求入城内世宗從之賜宅於永安里正
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
陵館爲築宅歸正里正德捨宅爲歸正寺北
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
正光元年[illegible]至都久閭阿那舷來朝執事

者莫知所處中書舍人常景議云咸寧中單
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可班那舷
蕃王儀同之間朝廷從其議又處之燕然館
賜宅歸德里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
春去避中國之熱時人謂之鴈臣東夷來附
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崦
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
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
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

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閭
閻填列青槐蔭陌綠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
咸悉在焉別立市於樂水南號曰四通市民
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
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
於牛羊永橋南道東有白象獅子二坊白象
者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所獻皆施五綵屏
風七寶坐床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
黃曹象常壞屋敗墻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

墻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遂徙象於
此坊獅子者波斯國胡王所獻也爲逆賊
万侯醜奴所獲留於冠中永安末醜奴破
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
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
虎以送華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帝在華
林園觀之於是虎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
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
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

戈鎖而走帝大笑普泰元年廣陵王卽位
詔曰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獅
子亦令送歸本國送獅子胡以波斯道遠
不可送達遂在路殺獅子而返有司糺劾罪
以違旨論廣陵王曰豈以獅子而罪人也遂
赦之

菩提寺西域胡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
發塚取輒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明帝在華
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

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
女婿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
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
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漢博陵
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
死時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
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飯食如
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卽遣門下錄事張秀攜
詣準財里訪涵父母果得崔暢其妻魏氏秀

攜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中主人故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鬼向者謬言秀攜還具以實陳聞后遣攜送涵回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挑枝謂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道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太市北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作栢木棺勿以桑木爲壤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栢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爲壤遂不免京師聞此栢木踴貴人疑賣棺者貨涵發此等之言也

高陽王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雍爲尒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爲寺正

光中雍爲丞相給輿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檻窈窕連亘飛簷反宇轇轕週遍僮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響發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日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

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日敵我千日崇爲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悋惡衣麁食亦常無肉止有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卽以爲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曲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

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
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脩容二名艷姿並蛾
眉皓齒潔貌傾城脩容亦能爲綠水歌艷姿
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原聞此
遂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高陽宅北有
中甘里里內荀頴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辨神
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
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昭義里子文攝
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
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
何往曰往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
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
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
景明富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
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
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
言也舉學皆笑焉
崇虛寺在城西即漢之躍龍閣也延熹九年桓

帝祠老子於躍龍園室華蓋之座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憩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去之遂立寺焉

洛陽城南伽藍記卷第三

洛陽城西伽藍記卷第四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中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宗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揔萬機以懌名德茂親體遠居正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

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退賓堂形製並如清暑殿土山釣臺冠於當世斜峰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俊至於清晨明景騁望南臺珍羞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佳賓滿席使梁王愧兎園之遊陳思慙雀臺之燕正光初元乂秉權閑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子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太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輓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令韓子熙爲黃門侍郎從王國三卿爲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爲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在西陽門

外一里御道南永康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
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
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爲
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
莊帝謀煞尒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曰
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
后懷孕於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徽曰婦
生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爲怪帝納
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特至太原王第告云

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
帽懽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遶
殿內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
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升曰陛下色
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
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
尒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
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少有舊恩故往投之
祖仁謂子弟等曰時聞尒朱兆葬城陽王甚

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
徽初投祖仁家賫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
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
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兆得徽
首亦不勳賞祖仁兆忽夢徽云我有黃金二
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
即自思量城陽祿位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
其家採掠本無金銀此夢或眞至曉掩祖仁
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

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
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五十疋盡送致
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
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爲交報楊
衒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
畢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徽徽即託夢增
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
窮其塗炭雖魏侯之啓田蚡秦主之刺姚萇
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宣忠寺東王典御寺閹官楊王桃湯所立也時
閹官伽藍皆爲尼寺唯桃湯所建僧寺世人
稱　英雄門有三層浮屠一所工踰昭義宦
者招提最爲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國之始寺在西
陽門外三里御道南帝夢金神長丈六項背
日月光明金神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
得經像焉時白馬負而來因以爲名明帝崩
起祗洹於陵上自此從後百姓冢上或作浮

圖焉寺上經函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
函時放光明耀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
仰眞容浮屠前柰林蒲萄異於餘處枝葉繁
衍子實甚大柰林實重七斤蒲萄實倍於棗
味並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時常詣取之或
復賜宮人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爲奇味得
者不敢轍食乃歷數家京師語曰白馬甜榴
一實直牛有沙門寶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形
貌醜陋心機通達過去未來預覩三世發言

似識不可解事過之後始驗其實胡太后聞之問以世事寶公曰把粟與鷄呼朱朱時人莫之能解建義元年后爲尒朱榮所害始驗其言時亦有洛陽人趙法和請占早晚當有爵否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時不曉其意經十餘日法和父喪大竹者杖東廂屋者倚廬造十二辰歌終其言也

寶光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爲基形製甚古畫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嘆曰晉朝石塔寺今爲寶光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唯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塡塞磚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池平衍果菜葱青莫不嘆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

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普泰末雍西
刺史隴西王仒朱天光揔士馬於此寺寺門
無何都崩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
於東市也
法雲寺西域烏塲國胡沙門僧摩羅所立也在
寶光寺西隔墻並門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
氏至中國即曉魏言隸書凡聞見無不通解
是以道俗貴賤同歸仰之作祗洹寺一所工
制甚精佛殿僧房皆爲胡飾丹素炫彩金
玉垂輝摹寫眞容似丈六之見鹿苑神光壯
麗若金剛之在雙林伽藍之內花果蔚茂芳
草蔓合嘉木被庭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
摩羅受持之戒行眞苦難可揄揚祕呪神驗
閻浮所無呪枯樹能生枝葉呪人變爲驢馬
見之莫不忻怖西域所賫舍利骨及佛牙經
像皆在此寺寺北有侍中尚書令臨淮王彧
宅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恬風儀詳審容止可
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珍金蟬曜首寶玉鳴

腰負荷執笏逶迤複道觀者忘疲莫不歎服
或性愛林泉又重賓客至於春風扇揚花樹
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寀成羣俊民滿
席絲桐發响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
莫不飲其玄奥忘其褊郄焉是以入或室者
謂登僊也荆州秀才張裴裳爲五言有清拔
之句云異秋花共色別樹鳥同聲或以蛟龍
錦暘之亦有得緋紬緋綾者唯河東裴子明
爲詩不工罰酒一石子明八日而醉眠時人

譬之山濤及尒朱兆入京師或爲亂兵所害
朝野痛惜焉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
陽大市周迴八里市南有皇女臺漢大將軍
梁冀所造猶高五丈餘景明中比丘道恒立
靈僊寺於其上臺西有河陽縣臺中有侍中
侯剡宅市西北有王山魚池亦冀之所造即
漢書所謂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
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内之人盡皆工巧
屠販爲生資財巨萬有劉寶者最爲富室州

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疋至於鹽
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
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内之貨咸萃其庭
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
馬服飾擬於王者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
内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有田僧超
者善吹笳能爲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
延伯甚愛之正光末高平失據虜吏充斥賊
帥万侯醜奴寇暴涇岐之間朝廷爲旰食延

伯總步騎五萬討之延伯出師於洛陽城西
張方橋即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
成列延伯危冠長劒耀武於前僧超吹壯士
笛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劒客思奮延伯
膽畧不羣威名早著爲國展力二十餘年攻
無全城戰無横陣是以朝廷傾心送之延伯
每臨場令僧超爲壯士聲甲冑之士踴躍單
馬入陣旁若無人勇冠三軍威鎮戎竪二年
之間獻捷相繼醜奴募善射者射僧超亡延

伯悲惜哀慟左右謂伯牙之失鍾子期不能
過也後延伯爲流矢所中卒於軍中於是五
万之師一時潰散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
内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
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甕貯酒暴於日中
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
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于千里
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
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賊盜飲

之即醉皆被擒獲因復命擒劫酒遊俠語曰
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市北慈孝奉
終二里里内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輀車爲
事有輓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卧巖因
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長三尺似野狐
尾巖懼而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巖髮而走隣
人逐之變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
髮者一百三十餘人初變婦人衣服靚妝行
路人見而悅近之皆被截髮當時有婦人着

綵衣者人皆指爲狐魅熙平二年四月有此
至秋乃止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
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
重門啓扇閭道交通迭相臨望金銀錦
繡奴婢緹衣五味八珍僕隸畢口神龜年中
以工商上僭不聽金銀錦繡雖立此制竟不
施行準財里內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
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約河內人
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氏

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
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弦而倒
即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變爲茅馬從者數
人盡化爲蒲人梁氏惶懼捨宅爲寺南陽人
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丈餘慶有牛一頭擬
爲金色遇急事遂以牛他用之經二年慶妻
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乞
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償金色焉悟覺心
不遑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五十唯有

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自然
金色光照四隣一里之内咸聞香氣僧俗長幼
皆來觀覩尚書右僕射元稹聞里内頻有怪
異遂改準財爲齊諧里也自退酤以西張方
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
南北十五里並名爲壽丘里皇宗所居也民
間號爲王子坊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
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
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馬之衣於是帝

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
爭修園宅互相誇競崇門豐室洞戸連房飛
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築花林
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栢冬青
而河間王琛最爲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
栢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五色績
爲繩妓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
篪能爲團扇歌聾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羌
外叛憂計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

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
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
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在秦州多無政
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
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
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諸王服其豪富
琛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掖
畫卯雕新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
於後園牕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

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
摘食琛常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
餘口甌槃盤盒稱是自餘酒器有水晶鉢
瑪瑙琉璃碗赤玉巵數十枚作工奇妙中
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又陳女樂及諸名
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氷羅霧
縠充積其內綉纈油綾絲綵越葛錢絹等
不可數計琛忽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
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

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
起江陽王繼來省疾謂曰卿之財産應得
抗衡何爲嘆羨以至於此融曰常謂高陽
一人寶貨多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繼咲
曰卿欲作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
備也融乃蹶起置酒作樂于時國家殷富庫
藏盈溢錢絹露積於廊者不可較數及太后
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稱力而去
唯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性蹶倒傷踝侍

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
兩手唯堪兩疋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經河
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壽丘里
閭列剎相望祗洹鬱起寶塔高淩四月初八日
京師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廊廡綺麗無不歎
息以爲蓬萊僊室亦不是過入其後園見溝瀆
蹇産石磴礁嶢朱荷出也綠萍浮水飛梁跨閣
樹出雲咸皆唧唧雖梁王兎苑想之不如也
追光寺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畧之宅也畧生而

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羣書好道不倦神龜中
爲黄門侍郎元乂專政虐加宰輔畧密與其
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
雄規不就釁起同謀畧兄弟四人並罹塗炭
唯畧一身逃命江右蕭衍素聞畧名見其器
度寛雅文學優贍甚敬重之謂曰洛中如王
者幾人畧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
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接翼杞梓成陰
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

大笑乃封畧爲中山王食邑千戶儀比王子
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劒卒千人畧爲
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矜尚見畧
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
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吴人江革請畧歸國江
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
不得無王畧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
本朝叙録存没因即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
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錦繡寶玩之

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
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親比　畧始濟淮明
帝拜畧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畧至闕詔曰
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啓陳國
是用聲彪盤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畧體
自藩華門勲夙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既見
義亡家捐生殉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
弛擔爲梁今便言旋闕下有志有節能始能
終万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畧前未至之日卽

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既邊地寓食他邑求
之二三未爲盡善宜比德均封追芳曩烈可
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三
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畧從容閑雅本自
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
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謚曰文貞嗣
王景式捨宅爲此寺
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
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中覺寺齊等佛殿

僧房充溢一里比丘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
槃花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
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
諸夷號爲羅漢曉魏言及隷書翻十地楞伽
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
之傳眞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
章每彈指讚嘆唱言微妙卽爲胡書寫之傳
之於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爲
東方聖人

大覺寺廣平王懷捨宅也在融覺寺西一里許
北瞻芒嶺南眺洛汭東望宮闕西顧旗亭禪
皐顯敞實爲勝地是以温子升碑云面水背
山左朝右市是也環所居之堂上置七佛林
池飛閣比之景明至於春風動樹則蘭開紫
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名僧大德寂以遣
煩永熈年中平陽王卽位造磚浮圖一所是
土石之工窮精極麗詔中書舍人温子升以
爲文也

永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在大覺寺東時佛法
經像盛於洛陽異國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
經適茲藥土世宗故立此寺以憩之房廡連
亘一千餘間庭列脩竹簷拂高松奇花異草
駢闐堦砌百國沙門三千餘人西域遠者乃
至大秦國盡天地之西垂績紡百姓野居邑
屋相望衣服車馬擬儀中國南中有歌營國
去京師甚遠風土隔絶世不與中國交通雖
二漢及魏亦未曾至也今始有沙門焉子善

提拔陁自云北行一月日至勾稚國北行十
一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日至扶
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爲强大民戶殷
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異饒檳榔從扶南
國北行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入蕭衍國拔
陀至楊州歲餘隨楊州比丘法融來至京師
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古有奴調國乘
四輪馬爲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
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廓而居

多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國大
秦安息身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浮
浪乘風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惡煞寺西
有宜牛里里內有陳留王景皓侍中安定公
胡元吉等二宅景皓者河內刺史陳留莊王
祚之子立性虛豁少有大度愛人好事待物
無遺夙善玄言道家之業遂捨半宅安置佛
徒演唱大乘數部並進京師大德超先暎榮
四法師三藏胡沙門菩提流支等咸預其席

諸方伎術之士莫不歸赴時有奉朝請孟仲
暉者武城人也父賓金城太守暉志性聰明
學兼釋氏四諦之義窮其旨歸恒來造第與
沙門論議時號爲玄宗先生暉遂造人中夾
貯像一軀相好端嚴希世所有置皓前廳須
史彌寶坐求安二年中此像每夜行遶其坐
四面脚跡隱地成文於是士庶異之咸來觀
矚由是發心者亦復無量永熙三年秋忽然
自去莫知所之其年冬而京師遷鄴武定五

年暉爲洛州開府長史重加採訪寥無影迹
出閶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
浚急注於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
則分流入洛故名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
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於此因爲張
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人
橋朝士送迎多在此處長分橋西有千金堰
計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爲名昔都水使者
陳勰所造令備夫一千歲恒修之

洛陽城西伽藍記卷第四

洛陽城北伽藍記卷第五

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

禪虛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馬僧相善觝角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二人對爲角戲中朝時宣武場大夏門東北今爲光風園苜蓿生焉

凝圓寺閹官濟州刺史賈璨所立也在廣莫門

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卽漢太上
王廣處遷京之初創居此里値母亡捨以爲
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栢成林
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遊觀爲
五言者不可勝數洛陽城東北有上高景殿
之頑民所居處也高祖名聞義里遷京之始
朝士住其中迭相幾刺竟皆去之唯有造瓦
者止其內京師瓦器出焉世人歌曰洛陽城
東北上高里殿之頑民昔所止今日百姓造

瓮子人皆棄去住者恥唯冠軍將軍郭文遠
遊憩其中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
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閥華
美乃曰是誰第宅過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
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儜奴慢罵元謙
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聞義里有燉
煌人宋雲宅雲與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龜元
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
域取經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

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即國之西疆也
皇魏關防正在於此赤嶺者不生草木因以
爲名其山有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
共爲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
十三日渡流沙至土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
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
煖於餘處其國有文字況同魏風俗政治多
爲夷法從土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
城其城自立王爲土谷渾所吞今城是土谷

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
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
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
用牛耒耜而田　中國佛與菩薩乃無胡貌
訪古老云是呂光伐胡所作從左末城西行
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城傍花果似洛
陽唯土屋平頭爲異也從末城西行二十二
里至捍麼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餘衆
僧有金像一軀舉高丈六儀容超絕相好炳

然面恒東立不肯西顧父老傳云此像本從
南方騰空而來于闐國王親見禮拜載像歸
中路夜宿忽然不見遣人尋之還來本處即
起塔封四百戶供灑掃戶人有患以金箔貼
像所患處即得陰愈後人於像邊造大六像
者及諸宮塔乃至數千懸綵幡蓋亦有萬計
魏國之幡過半矣幅上隸書云太和十九年
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唯有一幅觀其年號是
姚秦時蜂[illegible]捍麼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至

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鷄幘頭後垂二尺生
絹廣五寸以爲飾威儀有鼓角金鉦弓箭一
具戟二枝槊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
婦人袴衫束帶乘馬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
以火焚燒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喪者翦髮
劈面爲哀戚髮長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
燒置之棺中遠葬於野立廟祭祀以時思之
于闐王不信佛法有商將一比丘石毗盧旃
在城南杏樹下向王伏罪云今輙將吳國沙

門來在城南杏樹下王聞忽怒即往看毗盧
旃旃語王曰如來遣我來令王造覆盆浮圖
一軀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見佛當即從命
毗盧旃鳴鍾告佛即遣羅睺羅變形爲佛從
空而現眞容王五體投地即於杏樹下置立
寺舍畫作羅睺羅像忽然自滅于闐王更作
精舍籠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見之者無
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於今不爛非皮非
莫能審之案于闐境東西不過三千餘里神

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民山
居五穀甚豐食則麵麥不立屠煞食肉者以
自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相似文字與波羅
門同其國疆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
陀國界西行六日登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
鉢盂城三日至不可依山其處甚寒冬夏積
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側
值龍忿怒呪煞商人盤陀王聞之捨位與子
向烏塲國學婆羅門呪四年之中盡得其術

還復王位復呪池龍龍變爲人悔過向王卽
徙之葱嶺山去此池二千餘里今日國王十
三世祖自此以西山路欹側長坂千里懸崖
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太行孟門匹玆非
險嶮關壠坂方此則夷自發葱嶺步步漸高
如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下實半天矣漢
盤陀國正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世
人云是天地之中人民決水以種聞中國田
待雨而種笑曰天何由可共期也城東有孟

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草木是
時八月天氣已冷北風驅催飛雪千里九月
中旬入鉢和國高山深谷嶮道如常國王所
住因山爲城人民服飾惟有氈衣地土甚寒
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南界有
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峰十月之初至嗽
陸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
治以氈爲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
鄉土不識文字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

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爲一歲受
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勃勒東被于闐西
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賀王張大氈帳方
四十步周迴以氈毳爲壁王著錦衣坐金牀
以四金鳳凰爲牀脚見大魏使人再拜跪受
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
唯有此法不見音樂嘔噠國王妃亦著錦衣
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八尺嵩長
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與之

入坐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爲牀自餘大
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垂下狀似寶
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之中最爲强大
不信佛法多事外神煞生血食器用七寶諸
國奉獻甚饒珍異按嘔噠國去京師二萬餘里
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
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
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
截流變爲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

雨冬則積雪行人由之多致難艱雪有白光
照耀人眼令人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
後平復十一月中旬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葱
嶺土田嶢峭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
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塲國鐵鎖爲橋
縣虛爲渡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
軀萬仞是以行者望風謝路耳十二月初入
烏塲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
數千民物殷阜疋臨淄之神州原田膴膴等

咸陽之上土鞞羅施兒之所薩埵投身之地
舊俗雖遠土風猶存國王精食菜食長齋晨
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箜篌笙簫備有日中
已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斂刑唯從空
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
隨事輕重當時卽決土地肥美人物豐饒百
穀盡登五果繁熟夜聞鍾聲遍滿世界土饒
異花冬夏相接道俗採之上佛供養國王見
宋雲云大魏使來膜拜受詔書聞太后崇奉

佛法卽面東合掌遙心頂禮遣解魏語人問
宋雲曰卿是日出人也宋雲答曰我國東界
有大海水日出其中實如來旨王又問曰彼
國出聖人否宋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序
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僊聖人並在其上說
管輅善卜華陀治病左慈方術如此之事分
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卽是佛國我當命終
願生彼國宋雲於是與惠生出城外尋如來
教跡水東有佛晒衣處初如來在烏場國行

化龍王瞋怒興大風雨佛僧迦梨表裏通濕
雨止佛在石下東面而坐晒架裝年歲雖久
尨炳若新非直條縫明見至於細縷亦新乍
往視之如似未徹假令刮削其文轉明佛坐
處及晒衣所並有塔記水西有池龍王居之
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國王
祈請以金玉珍寶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
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
王城北八十里有如來履石之跡起塔籠之

履石之處若水踐泥量之不定或長或短今立寺可七十餘僧塔南二十步有泉石佛本清淨嚼楊枝植地即生今成大樹胡名曰婆樓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浮圖高大僧房逼側周匝金像六千軀王年常大會皆在此寺國內沙門咸來雲集宋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如來苦行投身餓虎之處高山籠嵸危岫入雲若木

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目宋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山有收骨寺三百餘僧王城南一百餘里有如來昔作摩休國剝皮爲紙拆骨爲筆處阿育王起塔籠之舉高十丈拆骨之處髓流著石觀其脂色肥膩若新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甘泉美果見於經記山谷和暖草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溫熾已扇鳥鳴春樹蝶舞花叢宋雲遠在絕域因矚此

芳景歸懷之思獨軫中腸遂動舊疹纏綿經
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山項東南有太子
石室一口兩房太子室前十步有大方石云
太子常坐其上阿育王起塔記之塔南一里
太子草菴處去塔一里東北下山五十步有
太子男女遶樹不去婆羅門以杖鞭之流血
灑地處其樹猶存灑血之地今爲泉水室西
三里天帝釋化爲師子當路蹲坐遮嫚姑之
處石上毛尾爪跡今悉炳然阿周陀窟及門

子供養盲父母處皆有塔記山中有昔五百
羅漢牀南北兩行相向坐處其次第相對有
大寺僧徒二百人太子所食泉水北有寺恒
以驢數頭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然往還寅
發午至每及中飡此是護塔神渥婆僊使之
然此寺昔日有沙彌常除灰目入神定維那
輓之不覺皮連骨離渥婆僊代沙彌除灰處
國王與渥婆僊立廟圖其形像以金傳之隔
山嶺有婆姧寺夜叉所造僧徒八十人云羅

漢夜叉常來供養灑掃取薪凡俗比丘不得
在寺大魏沙門道榮至此禮拜而去不敢留
停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陀羅國土地
亦與烏塲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爲嚈噠所
滅遂立勑懃爲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
凶暴多行煞戮不信佛法好祀鬼神國中人
民悉是婆羅門種崇奉佛教好讀經典忽得
此王深非情願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
戰鬬已歷三年王有鬬象七百頭一負十人
手持刀槊象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
終日不歸師老民勞百姓嗟怨宋雲詣軍通
詔書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宋雲見其遠夷
不可制任其倨傲莫能責之王遣傳事謂宋
雲曰卿涉諸國經過險路得無勞苦也宋雲
答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路雖險
未敢言疲大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
移不無頓弊王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
問宋雲初謂王是夷人不可以禮責任其坐

受詔書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
高下氷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歌嗟烏
塲王並拜受詔書大王何獨不拜王答曰我
見魏主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
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一坐讀書
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
甚薄時跋跋提國送獅子兒兩頭與乾陀羅
王雲等見之觀其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
其儀於是西行五日至如來捨頭施人處亦

有塔寺二十餘僧復西行三月至辛頭大河
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
二年[redacted]以肉濟人處起塔爲記石上猶有魚
鱗紋復西行十三日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
城郭端直民戶殷多林泉茂盛土饒珍寶風
俗淳善其城內外凡有古寺名僧德衆道行高
奇城北一里有白象宮寺內佛事皆是石像
裝嚴極麗頭數甚多通身金箔眩耀人目寺
前繫白象樹此寺之興實由茲焉花葉似棗

季冬始熟父老傳云此樹滅佛法亦滅寺內
圖太子夫妻以男女乞婆羅門像胡人見之
莫不悲泣復西行一日至如來挑眼施人處
亦有塔寺寺石上有迦葉佛跡復西行一日
乘船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西南行六十里
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道榮傳
云城東四里推其本源乃是如來在世之時
與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三
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此處起浮圖佛入

涅槃後二百年來果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
游城東見四童子累牛糞爲塔可高三尺俄
然即失道榮傳云童子在虛空中向王說偈
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
外去地四百尺然後止王始更廣塔基三百
餘步道榮傳云三百九十步從此構木始得
齊等道榮傳云其高三丈悉用文木爲陛階
砌櫨拱上搆衆木凡十三級上有鐵柱高三
尺金槃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道榮傳云鐵

柱八十八尺八十圍金盤十五重去地六十
三丈二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
步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看遂作一孔年
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塡孔不可充滿今
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以來三經天火
所燒國王脩之還復如故父老云此浮圖天
火所燒佛法當滅道榮傳云王修浮圖木工
既訖猶有鐵柱無有能上者王於四角起大
高樓多置金銀及諸寶物王與夫人及諸王

子悉在上燒香散花至心精神然後轆轤絞
索一舉便到故胡人皆云四天王助之若其
不爾實非人力所能舉塔內物事悉是金玉
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
微風漸發則寶鐸和鳴西域浮圖最爲第一
此塔初成用眞珠爲羅網覆於其上後數年
王乃思量此珠網價直萬金我崩之後恐人
使奪復慮大塔破壞無人修補即解珠網以
銅鑊盛之在塔西北一百步掘地埋之上種

樹樹名菩提枝條四布密葉蔽天樹下四面
坐像各高丈五恒有四龍典掌此珠若興心
欲取則有禍變刻石爲銘囑語將來若此塔
壞勞煩後賢出珠修治雀離浮圖南五十步
有一石塔其形正圓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
世人表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
假令人搖撼亦不肯鳴惠生既在遠國恐不
吉反遂禮神塔乞求一驗於是以指觸之鈴
即鳴應得此驗用慰私心後果得吉反惠生

初發京師之日皇太后勑付五色百尺幡千
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
從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悉皆流布至此頓
盡惟留太后百尺幡一口擬奉尸毗王塔宋
雲以奴婢二人奉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
遂減割行資妙簡良匠以銅摹寫雀離浮屠
儀一軀及釋迦四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
一大水至如來爲尸毘王救鴿之處亦起塔
寺昔尸毘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燋然

至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瘧患彼國人民須
禁日取之道榮傳云至那迦羅阿國有佛頂
骨方圓四寸黃白色下有孔受人手指閃然
似仰蜂窠至耆賀濫寺有佛袈裟十三條以
尺量之或短或長復有佛錫杖長丈七以水
筩盛之金箔其上此杖輕重不定值有重百
人不舉值有輕時二人勝之那竭城中有佛
牙佛髮並作寶函盛之朝夕供養至瞿羅羅
鹿見佛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

衆相炳然近看瞑然不見以手摩之唯有石
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挺特世所希有
窟前有方石石上有佛跡窟西南百步有佛
浣衣處窟北一里有目連窟窟北有山山下
有六佛手作浮圖高十丈云此浮圖陷入地
佛法當滅并爲七塔七塔南石銘云如來手
書胡字分明於今可識焉惠生在烏場國二
年西胡風俗大同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元二
年二月始還天闕衒之按惠生行記事多不

盡錄今依遺榮傳宋雲家記故並載之以備
缺文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
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
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
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天平
元年遷都鄴城洛陽餘寺四百二十一所北
邙山上有馮王寺齊獻武王寺京東石關有
元領軍寺劉長秋嵩高中有闕居寺栖禪寺
嵩陽寺道場寺上有中頂寺東有升道寺京
南關口有石窟寺靈巖寺京西瀍澗有白馬
寺照樂寺如此之寺既郭外不在數限亦詳
載之
洛陽城北伽藍記卷第五終